杭州的人文山水滋养了他

2000年3月16日夜,我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、中国园林艺术大师陈从周先生在上海同济新村家中停止了呼吸。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八年了,我常常怀念他,我认为是杭州的人文山水滋养了他,他才能成为我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、中国园林艺术大师。

陈从周先生的老家在杭州城北青沙镇散花滩仓基上(即现在卖鱼桥一带),据先生说,可能这里原是南宋时的粮仓,故废后仍留下此名。先生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在杭州经商的。父亲自立后,就在此择地建了四座屋,他就出生在这里左厢房的楼上。

散花滩四周临河,是京杭大运河尾段的 支流,河面开阔,有三桥通市。他家临河,斜 对岸就是大王庙,庙前水面挑出的大戏台,与 庙连成一体,站在家的后门河埠头看去,形同 前行的大螃蟹。平日里河面平静,过往船只 不多,但逢年过节,南来北往的船只穿梭如 织,热闹非凡,大王庙里都要演社戏,河里停 满来看戏的船只,台上演的有杭剧武林班、潍 策、绍兴乱弹、越剧、婺剧、昆剧、京剧等,各戏 班轮着演,他晚上常跟着祖母、父母或哥嫂一 起坐在河埠头看戏,听长辈谈戏。从小就养 成了爱戏曲的习惯。

上学路上,他天天走过歇山式单檐大屋顶的蔡侯庙,据说这是清朝为纪念造纸发明家蔡伦而重新修建的。庙门常开着,放学后,有时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进庙门去,庙内两边墙上有古代造纸七十二道工序的图画,他们喜欢看,还喜欢围着庙内的大屋柱做游戏,屋柱上面和屋顶之间纵横交错的大小木头引他好奇。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古建筑。

先生十三岁离开老宅进市区上中学。他读中学时,语文课本里选的是中国古代文学 史上的名著和当代名人徐志摩、朱自清、鲁迅 等人的作品,这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他特别爱读李清照的词,爱屋及乌,进而爱读她父亲李格非的《洛阳名园记》。他在1983年写的《灯下杂忆》中回忆道:"这位老太爷,还是我研究园林的启蒙老师,他不但教导了我怎样品园,怎样述园,而最重要的,他的文采使我加深了钟情于园。"

在美丽的西子湖畔,每逢节假日,他都会和几个情投意合的同学一起或爬山,或游湖。他几乎游遍了周围的山山水水、风景名胜和文物古迹。"青山有幸埋忠骨",这里的青山埋着无数的民族英雄和革命者,如武松、岳飞、于谦、张仓水、徐锡麟、秋瑾等,他们的故事充满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,都深深地感动着他、影响着他。所以,后来他为了保护自然风景、保护名胜古迹、抢救古建筑和园林,能不畏权势地作斗争!

他也特别钟情于乘小船去游览那些位于西湖边的园林。杭州人称园为"庄子",如刘庄、康庄、蒋庄、高庄、宋庄、郭庄、汪庄、柳庄、许庄(约在鹄湾与赤山埠之间,是红学家俞平伯先生夫人许宝驯女士的娘家)等,各个庄子都能从本庄实际出发,因地制宜,借景湖光山色,使庄内的亭台楼阁、花草树木、真山、假山、水池、小港、船坞、埠头等都独具特色。他就这样边游边对比、边游边品味。

后来他到苏州上课时见到了那么多的 园,更是流连忘返,用笔记本记录下来,用照 相机拍摄下来,带学生来实习测量。一幅照 片是一处风景,他以自己钟爱的宋词里的诗 句来注释每幅照片里的风景,使情与景交融, 拓展景中的诗情画意。他把这些照片和图片 编成一本书,叫《苏州园林》,当做造园学的教 材。这就是他说的"我的第一本书"(这是关 于园林的第一本书,就他出版的书来说是第 三本,前两本书是《陈从周绘画集》和《徐志摩 年谱》)。事实上,《苏州园林》不但教学生造 园,而且对保护、宣传苏州园林也起了很大的 作用。

先生的大学生时代是在当时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之江大学度过的,他读的是他最喜欢的中国语言文学系,师承夏承焘、王蘧常等教授。夏老先生教唐诗宋词,讲诗人身世和诗词意境;王老先生教古文、历史,讲背景和哲理,还讲诗词作法。王老先生经常在课上出题目,要求学生当堂十五分钟之内吟出一首绝句来,陈从周总是第一或第二名完成,练的次数多了,反应灵敏了,几分钟就能出口成章。高徒遇上名师,一经指点很快就学会了作诗填词,教授们都非常喜欢他。课余时间他经常写诗作画,以诗配画、画配诗的习作发表在校刊上。

他精力有余,还选学了胡山源先生的"昆曲"课,胡先生白天上课,晚上请客,与他一起去看沈传芷、张传芳等名角演唱,有时还带他到自己家中听张传芳老师为培音谱曲,身教言传,使他对昆剧也着了迷。他当时不但是学校诗社、书画社中的骨干,而且也成了剧团中的活跃分子。在之江大学学习时,他受益良多,多种兴趣爱好都得到展现,多才多艺的特点开始崭露头角。

编者按——

2018年,我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、中国园林艺术大师陈从周先生诞辰100周年。

陈从周先生出生在杭州、读书在杭州、成 长在杭州,是个地地道道的杭州人。

2018 初春时节,陈先生逝世 18 周年, 浙江大学陈从周研究课题主持人宋凡圣教 授,讲述了陈先生与杭州的故事,以此怀念陈 先生。

评弹 曹文远

说茶道味

中国是茶的国度,茶是国人开门七件事 之一,可谓再熟悉不过了,然而熟悉的事情往 往不一定了解,更不一定深知。

茶到底是何物?唐代元稹曾在一首宝塔诗或阶梯诗这样写道:"茶。香叶。嫩芽儿"。就这么简单直白,说茶无非是香嫩的叶芽而已。唐代郑愚《茶诗》云:"嫩芽香香灵,吾谓草中英。夜白和烟捣,寒炉对雪烹。惟忱碧粉散,尝见绿花生"。这都是写茶的植物特性。而韦应物在《喜园中茶生》中这样写茶:"洁性不可污,为饮涤尘烦;此物信灵味,本自出山原。聊因理郡余,率尔植荒园;喜随众草长,得与幽人言"。把茶的品性与喜好写了出来,这就提高茶的品位和档次。

喝茶是一件很雅的事。《红楼梦》里妙玉 调笑宝玉时说:"岂不闻一杯为品,二杯即为解渴的蠢物,三杯就是饮牛饮骡了。"看来,如我等贩夫走卒,平时的喝茶只能算是牛饮,解渴而已。唐代皎然在《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》诗云"俗人多泛酒,谁解助茶香"。这样一对照,我等爱酒之人就有点俗不可耐难登大雅之堂了。钱起在《与赵莒茶宴》中云"竹下忘言对紫茶,全胜羽客醉流霞。尘心洗尽兴难尽,一树蝉声片影斜"。一个"醉"字,从侧面

证明茶与酒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我曾在一方紫砂壶上看到"可以清心亦" 五个字。无论从任何一个字开始读,都有不 同的意韵和况味。如"亦可以清心"、"心亦可 以清"、"清心亦可以"、"以清心亦可"。 就像 茶一样,你怎样品,就出怎样的味。

有首打油诗,这样写道:"琴棋书画诗酒花,当初样样不离它。而今万事都变更,柴米油盐酱醋茶。"我推测,大概从陆羽写《茶经》开始,茶就成了民众离不开的七件事之一了。传统风俗里有"酒满敬人,茶满欺客;酒要满,茶中半"一说,也把酒与茶拿在一起"混为一谈",可见酒与茶也是不分家的。曹雪芹有诗云:"一局输赢料不真,香销茶尽尚逡巡。欲知目下兴衰兆,须问旁观冷眼人"。喝茶喝到如此境界,是我辈难以企及的。

很早以前,我在一个书家的折扇上看到 这样一首诗:"茗香清明谷雨天,宛然为客醉 连连,尘心洗尽兴难尽,满面春风醅霞烟"。 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,反正当时一读之下 便铭记在心,至今难忘。因为诗中说到清明 与谷雨两个节气,而民间流行说明前茶雨前 茶最为好,可我似乎总没品出来。也有很多 人喜欢喝夏茶,叶大,汁浓,深绿,且可冲泡多 遍,对他们而言,明前雨前茶,冲泡个两三遍 就淡而无味了。

我一直在想,喝茶原本就是一件普通的事,无非是让白开水变得有点味,好入口而已,当然,科学也证明茶中所含的微量元素对人体健康是大有裨益的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,注重健身和有闲的人多了,喝茶变成了一件雅事。这一变不要紧,倒是把喝茶变成了一门艺术——茶艺,茶道。而在闽粤又变成了功夫,所谓"功夫茶"。这一来就有点高深莫测了。从水质、器具、火候、程序等等,都有了"讲究"。

在冯梦龙编的《警世通言》中,有一篇叫《王安石三难苏学士》,写的是王安石教训苏东坡的几个小故事。故事中有一则是王安石 请苏东坡带一瓮瞿塘三峡中的中峡之水,结果苏东坡过中峡时忘了,到了下峡才想起来,于是只好取而代之,结果还是被王安石鉴定出来了。依据是:上峡水性太急,下峡太缓。惟中峡缓急相半。此水烹阳羡茶,上峡味浓,下峡味淡,中峡浓淡之间。今见茶色半晌方见,故知是下峡。

你看看,任何事一"讲究"就变得"深奥" 了。如今茶市行情越来越看涨,也说明国人 越来越注重生活品味生活了,好事。



更多内容,请 下载浙江24 小时阅读。